# 杜甫一生都在为诸葛亮作诗，诸葛亮的粉丝有哪些？

来源：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：2024-02-25

*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：古往今来诸葛亮的粉丝们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!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千载谁堪伯仲间!上半句是杜甫的诗，下半句是陆游的诗，时隔数百年却意思相契，恰可合而为一。这两位大诗人，也*

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：古往今来诸葛亮的粉丝们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!

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千载谁堪伯仲间!

上半句是杜甫的诗，下半句是陆游的诗，时隔数百年却意思相契，恰可合而为一。这两位大诗人，也是诸葛丞相的两位重量级名人粉丝。

蜀汉丞相：诸葛亮

杜甫一生为孔明做诗，至今遗存十二首;陆游一生为孔明做诗，至今遗存十四首。其中杜甫之《蜀相》《咏怀古迹》，陆游之《书愤》，亦是千年以下吟咏孔明的不朽名篇。

《蜀相》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,锦官城外柏森森。 映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。 三顾频烦天下计,两朝开济老臣心。 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!

《咏怀古迹》 杜甫 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遗像肃清高。 三分割据纡筹策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 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。 福移汉祚难恢复，志决身歼军务劳。

《书愤》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 楼船夜雪瓜州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 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 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?

其实，自星陨五丈原千载之下，诸葛丞相的铁杆粉丝又岂止这两位大诗人?以下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，那些生平功业文章不显的人，甚至都难以跻身其中。

在蜀汉政权的数十年历史上，从后主刘禅以下，蒋琬、费祎、董允、姜维等诸重臣到各大小臣僚，可说无一人不是孔明粉丝;“丞相”这个词在蜀汉便是孔明的专属称呼，论政者言必称之，代表着和“先帝”刘备等同的最高政治正确。

哪怕是与他为敌的李严、对他施政有非议的廖立，在流放地一听说孔明死讯，便彻底绝望而死。因为他们皆知道，唯有孔明才有足够的心胸和豁达来赦免他们，令他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。

自古以来，能让政敌真心实意为其流泪、悲伤的政治家，能有几人?这正是孔明的过人魅力所致。

非蜀汉的同时代名人中，孔明的铁杆粉丝，非东吴大帝孙权莫属。他不但在蜀吴两国的正式盟书中直书「诸葛丞相德威远著，翼戴本国，典戎在外，信感阴阳，诚动天地」，而且对孔明之侄诸葛恪称赞孔明「丞相受遗辅政,国富刑清,虽伊尹格于皇天,周公光于四表,无以远过」，毫无半点身为盟国君主的矜持。

而孙权临终之所以选择诸葛恪做自己的托孤大臣，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是孔明的亲侄子，也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军政才能，才会爱屋及乌，对其寄予厚望。

(ps：诸葛亮执政后整整四十年，吴蜀两国互通互助，并立抗敌，人员交往频繁，经济交流密切，不闻刀兵之声，弟兄同居高位，更丝毫不忌讳对彼此朝政、人事安排的点评和建议，留下多桩相关逸话，堪称先秦之后，大分裂时代各割据政权所罕有的友好盟邦典范。直到刘禅投降后，吴军才终于西进，为新奉魏旗的蜀国旧将所阻。那却和已灭亡的蜀汉无关了。)

孙权之后，第二个孔明的实力派铁杆粉丝，当属最终一统三国的晋武帝司马炎。作为孔明的宿敌之孙，他一生心念地偶像，便是这个让自己祖父畏之如虎的敌国劲敌。某种意义上，司马懿的子孙征服了天下，却又在精神上敬服于诸葛孔明。

蜀汉灭亡后，司马炎特别派自己的亲信将领陈勰去学习孔明练兵阵法，以教禁军五营士;又特令陈寿整理《诸葛亮集》奉上，阅毕后大赞：「善哉,使我得此人以自辅,岂有今日之劳乎!」认为西晋开国满朝文武，无一人才具能与孔明相比。

诸葛亮之孙诸葛京，因其祖父之名，授东宫舍人，累官至江州刺史高位。终晋一朝，琅琊诸葛氏皆是士林敬重的高门大姓，代代簪缨。

而司马炎之后的晋朝同样秉承了开国君主的态度。东晋一朝每当幼主即位，托孤权臣，无不说「如诸葛武侯、王丞相(王导)故事」，将孔明更置于东晋政权的实际奠基人王导之前。东晋还特意追封孔明为武兴王，亦是史上首次追封孔明王爵。

【先是，陈勰为文帝所待，特有才用，明解军令。帝为晋王，委任使典兵事。及蜀破后，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，又甲乙校标帜之制，勰悉暗练之，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，迁将军。久之，武帝每出入，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，卤簿陈列齐肃。】

【太康末，武帝尝出射雉，勰时已为都水使者，散从。车驾逼暗乃还，漏已尽，当合函，停乘舆，良久不得合，乃诏勰合之。勰举白兽幡指麾，须臾之间而函成。皆谢勰闲解，甚为武帝所任。】——《晋书 志第十四 职官》

【又汉时都肄已有孙吴六十四阵。窦宪常勒八阵击匈奴。晋马隆用八阵以复凉州。陈勰持白虎幡，以武侯遗法教五营士。】——《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》

晋朝执政、大司马桓温西征，在途径峡口八阵图遗迹时，提笔写在《八阵图》一诗，为历朝名人中较早吟咏孔明的诗句：「望古识其真,临源爱往迹。恐君遗事节,聊下南山石。」，并勒石以铭。

桓温攻灭成汉，入据蜀中后，寻访到曾见过孔明的小吏，时年已百余岁，特意问他：诸葛丞相可与当今何人相比?小吏云：「自诸葛公逝后，无人能比」。一生倨傲自得的桓温叹服。

【桓温征蜀，犹见武侯时小吏，年百余岁。温问：“诸葛丞相今谁与比?”答曰：“诸葛在时，亦不觉异，自公没后，不见其比。”】

书圣王羲之也是孔明的粉丝，他曾在评价荀彧、孔明的文章里，明确认为孔明“经国达治无间然，处事而无玷累，获全名于数代”，胜于荀彧“获讥于忧卒，意长恨恨”，正是“命世大才，以天下为心者。”

【荀、葛各一国佐命宗臣，观其辙迹，实奇士也。然荀获讥于忧卒，意长恨恨，谓其弘济之心，宜被大道;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，处事而无玷累，获全名于数代。至於建鼎足之势，未能忘已，所谓命世大才，以天下为心者，容得尔乎?】

前秦帝国天王苻坚是个cosplay爱好者，他特意封自己的得力辅弼王猛为武侯，就是为了彰显他们君臣「异符同契，若玄德之遇孔明也」。王猛亦不负其厚望，法孔明治蜀之法以治国，令前秦国力大增，从关中一隅鲸吞中原，鼎盛时疆域十分天下有其七八。

大唐开国军神李靖李卫公，对孔明的军事才能评价甚高，完全推翻了陈寿著《三国志》时认为孔明“奇谋非长、将略为短”的结论。认为孔明用兵之术，「戎卒欲辑，令行禁止，兵利甲坚，气锐而严，力全而劲，岂可速而犯之耶」，甚至可与秦国军神白起相比。而司马懿之据守，正如廉颇之拒白起，“蓄盈待竭，避其锋势”，是唯一抗拒这种虎狼之师的对策。

这也正和李世民在《晋书·宣帝纪》里评价司马懿“闭军固垒，莫敢争锋，生怯实而未前，死疑虚而犹遁”遥相呼应。两大战神级人物的一致共识：不是宣王不给力，而是对手太强大。

【其雄略内断，英猷外决，殄公孙于百日，擒孟达于盈旬，自以兵动若神，谋无再计矣。拥众西举，与诸葛相持。抑其甲兵，本无斗志，遗其巾帼，方发愤心。杖节当门，雄图顿屈，请战千里，诈欲示威。且秦蜀之人，勇懦非敌，夷险之路，劳逸不同，以此争功，其利可见。而返闭军固垒，莫敢争锋，生怯实而未前，死疑虚而犹遁，良将之道，失在斯乎!夫征讨之策，岂东智而西愚?】——李世民《晋书·宣帝纪》

【兵之情虽主速，乘人之不及。然敌将多谋，戎卒欲辑，令行禁止，兵利甲坚，气锐而严，力全而劲，岂可速而犯之耶?”答曰：“若此，则当卷迹藏声，蓄盈待竭，避其锋势，与之持久，安可犯之哉!廉颇之拒白起，守而不战;宣王之抗武侯，抑而不进，是也。】——《通典·李卫公兵法》

疑为后世托名所撰，将李世民和李靖的问答辑录成书，被北宋官方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一的《唐李问对》，更对孔明用兵之术推崇备至，赞其“战必胜，守必固”。

【靖曰：「武侯有所激云尔。《孙子》曰：‘教道不明，吏卒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乱。’自古乱军引胜，不可胜纪。夫教道不明者，言教阅无古法也;吏卒无常者，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;乱军引胜者，言己自溃败，非敌胜之也。是以武侯言：兵卒有制，虽庸将未败;若兵卒自乱，虽贤将危之，又何疑焉?」 靖曰：「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。臣尝教阅，必先此陈。世所传《握机文》，盖得其粗也。」 靖曰：「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。大陈包小陈，大营包小营，隅落钩连，曲折相对。古制如此，臣为图因之。故外画之方，内环之圆，是成六花，俗所号尔。」 靖曰：「观其文，迹其事，亦可差别矣。若张良、范蠡、孙武，脱然高引，不知所往，此非知道，安能尔乎?若乐毅、管仲、诸葛亮，战必胜，守必固，此非察天时地利，安能尔乎?其次王猛之保秦，谢安之守晋，非任将择才，缮完自固，安能尔乎?故习兵之学，必先由下以及中，由中以及上，则渐而深矣。不然，则垂空言，徒记诵，无足取也。」】——《武经七书·唐李问对》

在唐朝，除杜甫这个铁杆孔明粉外，还有很多诗人都曾为孔明书写名篇，多加赞颂，包括了李白、白居易、岑参、元稹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温庭筠等名人。

李白：《读诸葛武侯传书》汉道昔云季，群雄方战争。霸图各未立，割据资豪英。赤伏起颓运，卧龙得孔明。当其南阳时，陇亩躬自耕。鱼水三顾合，风云四海生。 武侯立岷蜀，壮志吞咸京。何人先见许，但有崔州平。余亦草间人，颇怀拯物情。晚途值子玉，华发同衰荣。托意在经济，结交为弟兄。毋令管与鲍，千载独知名。

杜甫《八阵图》：功盖三分国,名成八阵图。江流石不转,遗恨失吞吴。

《夔州歌》：武侯祠堂不可望,中有松柏参天长。干戈满地客愁破,云日如火炎天凉。

《佚名》 ：长星昨夜坠前营,讣报先生日此倾。虎帐不闻施号令,麟台惟有著勋名。空余门下三千客,辜负胸中十万兵。好看绿阴清昼里,于今无复雅歌声。

《古柏行》：扶持自是神明力,正直几因造化功。大厦如倾要梁栋,万牛回首丘山重。不露文章世已惊,未辞剪伐谁能送。苦心岂免容蝼蚁,香叶终经客鸾凤。志士幽人莫怨嗟,古来才大难为用!

《阁夜》：岁暮阴阳催短景，天涯霜雪霁寒宵。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野哭几家闻战伐，夷歌数处起渔樵。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依依漫寂寥。

《诸葛庙》：久游巴子国,屡入武侯祠。竹日斜虚寝,溪风满薄帷。君臣当共济,贤圣亦同时。翊戴归先主,并吞更出师。虫蛇穿画壁,巫觋醉蛛丝。欻忆吟梁父,躬耕也未迟。

李商隐《佚名》：鱼鸟犹疑畏简书，风云长为护储胥。 徒令上将挥神笔，终见降王走传车。 管乐有才真不忝，关张无命欲何如? 他年锦里经祠庙，梁父吟成恨有余。

《武侯庙古柏》：蜀相阶前柏,龙蛇捧閟宫。阴成外江畔,老向惠陵东。大树思冯异,甘棠忆召公。叶凋湘燕雨,枝拆海鹏风。玉垒经纶远,金刀历数终。谁将《出师表》,一为问昭融!

温庭筠《经五丈原》：铁马云雕共绝尘,柳阴高压汉宫春。天清杀气屯关右,夜半妖星照渭滨。下国卧龙空寤主,中原逐鹿不由人。象床宝帐无言语,从此谯周是老臣。

白居易《佚名》：先生晦迹卧山林,三顾那逢贤主寻。鱼到南阳方得水,龙飞天外便为霖。托孤既尽殷勤礼,报国还倾忠义心。前后出师遗表在,令人一览泪沾襟。

元稹《佚名》：拨乱扶危主,殷勤受托孤。英才过管乐,妙策胜孙吴。凛凛出师表,堂堂八阵图。如公存盛德,应叹古今无!

岑参《先主武侯庙》：先主与武侯,相逢云雷际。感通君臣分,义激鱼水契。遗庙空萧然,英灵贯千岁。

刘禹锡《蜀先主庙》：天下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。势分三足鼎,业复五铢钱。得相能开国,生儿不象贤。凄凉蜀故妓,来舞魏宫前。

《观八阵图》：轩皇传上略,蜀将运神机。水落龙蛇出,沙平鹅鹳飞。波涛无动事,鳞介避馀威。会有知兵者,临流指是非。

辅佐唐宪宗削平不服藩镇，实现“元和中兴”的唐朝名相裴度，在成都武侯祠外，亲笔撰写《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》，认为史上过往诸贤，能兼具事君之节、开国之才、立身之道、治人之术者，唯蜀相诸葛公也。并赞颂孔明施政「法加于人也，虽死徙而无怨;德及于人也，虽奕叶而见思」，可与伊尹、周公、管仲、晏婴，萧何、张良，易代而论。篇末更以「蜀国之风，蜀人之心，锦江清波，玉垒峻岑，入海际天，知公德音」，寄遥思于千古。

杜牧则将孔明列入从西周至唐末的古今二十名将之列，认为他们皆是「考古校今，奇秘长远，策先定於内，功后成於外」之人。

【有齐太公，秦有王翦，两汉有韩信、赵充国、耿恭、虞诩、段颎，魏有司马懿，吴有周瑜，蜀有诸葛武侯，晋有羊祜、杜公元凯(杜预)，梁有韦睿，元魏有崔浩，周有韦孝宽，隋有杨素，国朝有李靖、李勣、裴行俭、郭元振。如此人者，当此一时，其所出计画，皆考古校今，奇秘长远，策先定於内，功后成於外。】——杜牧《注孙子序》

唐肃宗时期，朝廷设置武庙，以吕尚为武圣，张良为亚圣，孔明与孙武、吴起、乐毅、田穰苴、白起、韩信、李靖、李勣等著名军事家同列武庙十哲。到唐德宗时期才增加了其他六十四位名将。这一设置也为其后的宋朝所沿袭。

到了宋朝，著名政治家、神宗时宰相王安石，对孔明评价亦甚高，认为孔明「屡以弱攻强，孤出照一方。」

苏轼的《大江东去》赞颂周郎名传千古，而他对孔明评价之高，其实更胜周郎。东坡年少气盛时，曾对孔明“仁义诈力杂用”以欺刘璋取天下，不无微辞。

而到久经宦海风云后，他的观点亦发生了巨大转变，在给孔明画像题词时，赞颂孔明如神似仙。并作诗赞叹孔明为“两汉三国三代王者之佐”;出师二表上追伊尹，非秦汉而下中人所能及。

王安石《诸葛武侯》： 汉日落西南,中原一星黄。群盗伺昏黑,联翩各飞扬。武侯当此时,龙卧独摧藏。掉头梁父吟,羞与众争光。 邂逅得所从,幅巾起南阳。崎岖巴汉间,屡以弱攻强。晖晖若长庚,孤出照一方。势欲起六龙,东回出扶桑。惜哉沦中路,怨者为悲伤.竖子祖遗策,犹能走强梁。

《感旧》：恸哭杨颙为一言,余风今日更谁传，区区庸蜀支吴魏,不是虚心岂得贤? 【密如神鬼，疾如风雷。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。昼不可攻，夜不可袭。多不可敌，少不可欺。前后应会，左右指挥。移五行之性，变四时之令。人也?神也?仙也?吾不知之，真卧龙也!】——苏轼《诸葛武侯画像赞》

【西汉之士多知谋，薄于名义;东汉之士尚风节，短于权略。兼之者，三国名臣也。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，殆未易以世论。 诸葛孔明卧草庐中，与先主论曹操孙权，规取刘璋， 因蜀之资， 以争天下，终身不易其言。】

【孔明出师二表，简而且尽，直而不肆，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，非秦汉而下，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。臣以为宜如诸葛亮之治蜀，王猛之治秦，使天下悚然，人人不敢饰非，务尽其心。】——苏轼《三国名臣赞》

苏轼《隆中》：诸葛来西国,千年爱未衰，今朝游故里,蜀客不胜悲。谁言襄阳野,生此万乘师。山中有遗貌,矫矫龙之姿。 龙蟠山水秀,龙去渊潭移。空馀蜿蜒迹,使我寒涕垂。

《八阵碛》：平沙何茫茫,仿佛见石蕝。踪横满江上,岁岁沙水逝。孔明死已久,谁复辨行列。神兵非学到,自古不留诀。 至人已心悟,后世徒妄说。自从汉道衰,蜂起尽奸杰。英雄不相下,祸难久连结。驱民市无烟,战野江流血。万人赌一掷,杀尽如沃雪。不为久远计,草草常无法。 孔明最后起,意欲扫群孽，崎岖事节制,隐忍久不决。志大遂成迂,岁月去如瞥。六师纷未整,一日英气折。惟馀八阵图,千古壮夔峡。

南宋时期，因为自视正统却丢失中原，和蜀汉面临的局面有相似处，“王师北上，光复中原”成了时代最强音，和女真金国绝不妥协并立更是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呼声。是以《正议》、前后《出师表》倡导的“王业不偏安、汉贼不两立”，特别能得到广泛认同。

岳飞拜谒武侯祠时，观竟至泪下，转侧难眠，心神激荡，遂笔走龙蛇，书《前后出师表》以抒胸臆， 尝言「读《出师表》而不泣，则其人必不忠也。」成都的武候祠，南阳的武候祠及汤阴的岳庙，至今皆有岳王所书碑文拓本。

【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，过南阳，谒武侯祠，遇雨，遂宿于祠内。更深秉烛，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、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，不觉泪下如雨。是夜，竟不成眠，坐以待旦。道士献茶毕，出纸索字，挥涕走笔，不计工拙，稍舒胸中抑郁耳。岳飞并识。】——岳飞·书《前后出师表》跋言。

南宋理学大家朱熹，对孔明治国法申韩之术，授后主《六韬》，颇有微辞，认为是“所学不尽纯正”，“病于粗疏”，“故不能尽善”，

但从其重义轻利、重道德轻功业为出发点，认为孔明“天资甚美，气象宏大”，“有儒者气象，后世无与伦比”，对孔明评价之高，已到「三代以下，必义为之，只有一个诸葛孔明」，可与颜子、孟子相提并论的地步，而唐太宗李世民、汉高祖刘邦、西楚霸王项羽等帝王将相，利字当头，皆归其下。

朱熹虽然对孔明是八褒二贬，算不得彻底的铁杆粉，但他的评价确实影响了其后元、明、清诸代数百年，也让孔明在其后一众理学名家口中，众口一词到了“岂屑与管仲、乐毅为伍”、可与伊尹、姜尚、周公相齐名的地步。

朱熹、陆游、辛弃疾三人互为知交好友，比之道学大儒朱熹，一生心念不忘北伐收复失地的陆、辛二人，对孔明有更多的认同感。辛稼轩自负文韬武略，做《贺新郎》《满江红》，皆以孔明自诩。

而陆放翁对孔明推许之情，不下杜工部，一生多次诗作皆提及孔明，将郁郁不得志、闲居乡间的自己比为隆中卧龙，期待有先主刘备一样的明主来迎，令自己壮志得偿。

辛弃疾：《贺新郎》： 把酒长亭说。看渊明、风流酷似，卧龙诸葛。何处飞来林间鹊?蹙踏松梢残雪，要破帽多添华发。剩水残山无态度，被疏梅料理成风月。两三雁，也萧瑟。 佳人重约还轻别。怅清江、天寒不渡，水深冰合。路断车轮生四角，此地行人销骨。问谁使君来愁绝?铸就而今相思错，料当初费尽人间铁。长夜笛，莫吹裂。

《满江红》：笳鼓归来,举鞭问,何如诸葛。人道是,匆匆五月,渡泸深入。白羽风生貔虎噪,青溪路断猩鼯泣。早红尘,一骑落平冈,捷书急。 三万卷,龙韬客.浑未得,文章力。把诗书马上,笑驱锋镝。金印明年如斗大,貂蝉却自兜鍪出。待刻公勋业到云霄，浯溪石。

陆游：《游诸葛武侯书台》：沔阳道中草离离,卧龙往矣空遗祠。当年典午称滑贼,气丧不敢当王师。定军山前寒食路,至今人祠丞相墓。松风想象梁父吟,尚忆幡然答三顾。出师一表千载无,远比管乐盖有余。世上俗儒宁办此,高台当年读何书?

《喜谭得称归》：少鄙章句学,所慕在经世.诸公荐文章,颇恨非素志。一朝落江湖,烂漫得自恣.讨论极王霸,事业窥草渭。孔明景略间,却立颇秕睨。从人无一欣,对食有三喟。谭侯信豪携,可共不朽事.天涯再相间,握手更拭泪。欲寻西郊路,斗酒倾意气.浩歌君和我,勿作寻常醉。

《感秋》：秋色关河外,秋声天地间。壮士感此时,朝镜凋朱颜。一身寄空谷,万里梦天山。噫鸣怒眦裂,愤激悲涕潸。古来真龙驹,未必置天闲。长松倒涧壑,委弃同蓁菅。得志未可测,淡笑济时艰。凛然出师表,一字不可删。

《病起书怀》：病骨支离纱帽宽,孤城万里客江干。位卑未敢忘忧国,事定犹须待阖馆。天地神灵扶庙社,京华父老望和銮。出师一表通今古,夜半挑灯更细看。

《感惜》：五丈原头秋色新,当时许国欲忘身。长安之西过万里,北斗以南惟一人。往事以如辽海鹤,余年空羡葛天民。腰间白羽凋零尽,却照清溪整角巾。《二月二十四日作》：棠梨花开社酒浓,南村北村鼓冬冬。且祈麦熟得饱饭,敢说谷贱复伤农。崖州百里窜酷英,湖南几时起卧龙。但愿诸贤集廊庙,书生穷死胜封侯。

《暮归马上作》：石笋街头日落时,铜壶阁上角声悲。不辞与世终难舍,惟恨无人粗见知。宝马俊游春浩荡,江漏豪饮夜淋漓。醒来剩欲吟梁父,千古隆中可与期。

《过野人家有感》：纵辔江皋送夕晖,谁家井臼映荆扉?隔篱犬吠窥人过,满箔蚕饥待叶归。世态十年看烂熟,家山万里梦依稀。躬耕本是英雄事,老死南阳未必非。

《怀旧》：狼烟不举羽书稀,幕府相从日打围。最忆定军山下路,乱飘红叶满戎衣。

《山南行》：我行山南已三日,如绳大路东西出。平川沃野望不尽,麦陇青青桑郁郁。低近函秦气俗豪,秋千蹴鞠分明曹。苜宿连云马蹄健,杨柳夹道车声高。古来历历兴亡处,举目山川尚如故。将军坛上冷云低,丞相祠前春如暮。国家四纪失中原,师出江淮未易吞。会看金鼓从天下,却用关中作本根。

《诸葛书台》：丞相名垂汗简青,书台犹在谁复登。隆中鱼水三分业,江上风云八阵腾。还向纶巾瞻气象,尚留祠庙傍邱陵。凭栏一啸吟梁父,铜雀高高未曾变。

《弥牟八阵原上》：汉中四百天所命,老贼方持太阿柄。区区梁益岂足支,不忍安坐观异姓。遗民亦知王室在,闰位那干天统正。公虽已没有神灵,犹假贼手诛钟邓。前年我过沔阳祠,再拜奠俎衰泪迸。洁齐请作送迎诗,精忠大义神其听。

到了南宋末年，面对大厦将倾、神州陆沉而无力回天，文天祥更对孔明当年感同身受，托古言志，抒发莫以成败论英雄，唯留丹心照古今至志。不朽名篇《正气歌》中，称颂《出师表》是“鬼神泣壮烈”，将孔明与齐太史、董狐、张良、苏武、管宁、祖逖、嵇绍、颜杲卿、张巡、段秀实等人并列，共为“凛烈万古存”的华夏先贤。

文天祥：《有感》：平生心事付悠悠，风雨燕南老楚囚。故旧相思空万里，妻孥不见满三秋。 绝怜诸葛隆中意，羸得子长天下游。一死皎然无复恨，忠魂多少暗荒丘。

《怀孔明》：斜谷事不济,将星殒营中.至今出师表,读之泪沾胸。汉贼明大义,赤心贯苍穹.世以成败论,操懿真英雄。

《正气歌》：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为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。为严将军头，为嵇侍中血。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。或为辽东帽，清操厉冰雪。或为《出师表》，鬼神泣壮烈。或为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。或为击贼笏，逆竖头破裂。是气所磅礴，凛烈万古存。……

明朝建国后，名臣宋濂一一驳斥前人之论，斥其“皆以权谋术数测孔明”，赞叹夏商周三代以下，惟诸葛亮一人“合于先王之道”。另一论又言，「三代以下人物之杰然者,诸葛孔明数人而已」。

方孝孺同持此论，认为孔明是千载一人，百世之师，可与伊尹、吕尚相比，其功业不成，实为“天实厄之”。

宋濂：【龙门子曰：三代而下有合于先王之道者，孔明一人耳。其师以正动，义也;委身事君，忠也;开诚布公，信也;御众以严，智也;其功之不成，天也。议者则谓其“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”，又谓其出师“不攻瑕而攻坚，一出师乃与魏氏角，其亡则宜”，又谓其“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，所以失之”;是皆以权谋术数测孔明，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，初未尝知之也。若三者之议，真蛇鼠之见哉! 】

方孝孺：【汉治任法，难乎大臣。惟忠武公，千载一人。综核万变，以义而动，虎跃龙骧，天下震恐。极其智能，乱不足平。天实厄之，大勋无成。成败纷然，处之甚暇。论其所存，伊吕流亚。古学不传，士气益卑。公心不亡，百世之师。】

刘基刘伯温，做《吊诸葛武侯赋》，感慨「览出师之遗表兮，涕淫淫其如雨。悲逝者之不回兮，逸英风于万古。」

【天地闭塞兮，圣贤隐沦。大旱焦士兮，龙无所用其神。当运命之厄穷兮，尧舜且犹有极。委厥躯以随化兮，亦哲人之所戚。彼狂猾之纵悖兮，履羿莽以滔天。乱伦汨典兮，流毒为渊。夏少康之不作兮，时又无汤与武。蕨薇不可以食兮，焉茕茕而独处。三顾之疑悃兮，跖高光之所为。凤凰非梧桐不栖兮，于嗟去此其安归?瞻星芒于渭滨兮，岂皇天之叛涣。日员不可使再中兮，指桓、灵而慨叹。昔尼父之不逢兮，寓斧锁于春秋。诛奸邪于既死兮，于日月之昧幽。般纷纷之攘夺兮，世不以之为殃。民彝泯灭犹一发兮，微斯人其孰明。览出师之遗表兮，涕淫淫其如雨。悲逝者之不回兮，逸英风于万古。】——刘基《吊诸葛武侯赋》

明代名相李东阳、大才子杨慎、明末思想家顾炎武，也都曾为孔明撰写诗文。

李东阳《五丈原》：五丈原头动地鼓,魏人畏蜀如畏虎。营门不开呼者怒,挥戈指天天宇漏。将星坠空化为土,炼石心劳竟何补。侯归上天多旧武,羽为前驱飞后拒。鬼魂不逐降王车,长为英孙朝烈祖。

杨慎《武侯庙》：剑江春水绿沄沄,五丈原头日又曛。旧业未能归后主,大星先已落前军。南阳祠宇空秋草,西蜀关山隔暮云。正统不惭传万古,莫将成败论三分。

顾炎武《诸葛丞相渡泸》：火山横日幕,铜涧亘天徼。乱树云南国,交绳火外桥。枕戈穿通赭,带甲上召珧。深思危大业,隆眷初先朝。更有亲贤表,宫廷告百僚。

王夫之于《读通鉴论》中，感慨孔明《诫子书》遗言，「可以质鬼神，可以信君父，可以对僚友，可以示百姓」，大公之心，恰如大象无形，大音希声。并认为孔明不能北定中原、复已亡之社稷，是后主无识，仅屈于形势依赖孔明，而不能真正信服和履行孔明之道。

【武侯之言曰：“淡泊可以明志。”诚淡泊矣，可以质鬼神，可以信君父，可以对僚友，可以示百姓，无待建鼓以亟鸣矣。…… 若志晦不章、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，屑屑而自明者。呜呼!于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难矣。后主者，未有知者也，所犹能持守以信公者，先主之遗命而已。先主曰：“子不可辅，君自取之。”斯言而入愚昧之心，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，岂能无疑哉?身在汉，兄弟分在魏、吴，三国之重望，集于一门，关、张不审，挟兵故旧以妒其登庸，先主之疑，盖终身而不释。施及嗣子之童昏，内而百揆，外而六军，不避嫌疑而持之固，含情不吐，谁与谅其志者?然则后主之决于任公，屈于势而不能相信以道，明矣。公乃谆谆然桑田粟帛、竭底蕴以告，元求于当世，其孤幽之忠贞，危疑若此，而欲北定中原、复已亡之社稷也，不亦难乎?】——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

到了清代，康熙帝定下基调，历代为人臣者,惟孔明能真正履行「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」。乾隆帝将孔明评为「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」。他们的出发点皆是表彰孔明的“公忠”，将孔明塑造成一个忠君完人。

受其罗织文网调教的清代文人们当然不敢造次，愈发将孔明抬高得无以复加，到了完美圣贤之境。

如那位改编《三国演义》，其改版通行天下的毛宗岗，称颂孔明「历稽载籍，贤相林立，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……比管、乐则过之，比伊、吕则兼之，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」

而如李光地等理学家，则将孔明用正非奇的用兵风格，加上道德色彩，宣称这是「仁义之师不为行险侥幸之举，自可堂堂正正出之」，「一切皆圣贤真派，从无杂霸之术，亦从无杂霸之心，岂屑与管、乐为伍」，已近宋襄公式迂腐之论。至于道德减分的刘备袭取刘璋一事，「倡自法正，成于庞统」，更与孔明无关。他们口中的完美道德偶像，忠君楷模，已离历史上的孔明愈行愈远，就不必细论了。

【南阳之薮，有龙而蟠。金玉其音，硕人之宽。昭烈下贤，三顾弥处。风云蒸变，乃出其渊。东聘吴都，羽扇纶巾。嶪嶪楼船，煌煌火焰。摧曹和孙，克定益州。乃集其势，乃成其谋。白帝托孤，实肩重任。尽瘁鞠躬，王臣之荩。七擒六出，八阵千井。集思广益，淡泊宁静。察变以明，动物以诚。奸回丕革，宫府肃清。诸葛大名，星辉云烂。惟公一身，存亡系汉。 】

【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，约其生平，亦曰公忠二字而已。公故无我，忠故无私，无我无私，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中理。故其言曰：“我心如称，不能为人作轻重。”所谓止水无心两平量，晚镜无心而照形，以物为心而不逐于物者也，尤不可及者。孔明之器识规模，三代以下未见其伦比，而况区区一隅之人士乎!仍数戒群吏勤攻其过失，其虚以受人，而不敢自是如此，此其所以肩随于伊、吕也钦!】——乾隆帝《日知荟说》

清末名臣曾国藩，文人典兵，才兼军政，一生以诸葛孔明和王阳明为自己效仿楷模，对《出师表》从自己角度做了解读。赞叹其「其志愿之宏大，事势之艰危，亦古今所罕见」，是“襟度远大思虑精微”之不朽文章。

【古人绝大事业，恒以精心敬慎出之。以区区蜀汉一隅，而欲出师关中，北伐曹魏，其志愿之宏大，事势之艰危，亦古今所罕见。而此文不言其艰巨，但言志气宜恢宏，刑赏宜平允，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。臣宜以讨贼进谏为直而已。故知不朽之文，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。前汉宫禁，尚参用士人。后汉宫中，如中常侍、小黄门之属，则悉用阉人，不复杂调他士，与府中有内外之分，大乱朝政。诸葛公鉴于桓、灵之失，痛憾阉官，故力陈宫府序宜为一体，盖恐宦官日亲、贤臣日疏、内外隔阂也。公以丞相而兼元帅，凡宫中府中以及营中之事，无不兼综，举郭、费、董三人治宫中之事，举向宠治营中之事，殆皆指留守成都者言之。其府中之事，则公所自治，百司庶政，皆公在军中亲为裁决焉。】——《曾文正公全集·读史》

综上，星陨五丈原千八百年后，可以为诸葛孔明开列一个长长的铁杆名人粉丝名单：

刘备、孙权、司马炎、李靖、杜甫、裴度、岳飞、陆游、文天祥、宋濂、李光地、乾隆帝、曾国藩……

再开列一个更长的好感名人粉丝名单：

王羲之、苻坚、桓温、李白、白居易、岑参、元稹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杜牧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朱熹、辛弃疾、刘伯温、李东阳、杨慎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康熙帝……

评价之高、赞颂之广，试看古往今来，究竟几人能及?

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